

## 主題：文學與親情

### 死去活來

黃春明

不是病。醫生說，老樹敗根，沒辦法。他們知道，特別是鄉下老人，不希望在外頭過往。沒時間了，還是快回家。就這樣，送她來的救護車，又替老人家帶半口氣送回山上。

八十九歲的粉娘，在陽世的謝家，年歲算她最長，輩分也最高。她在家彌留了一天一夜，好像在等著親人回來，並沒有向醫院斷的那麼快。家人雖然沒有全數到齊，大大小小四十八個人從各地趕回來了。這對他們來說，算難得。好多人已經好幾年連大年大節，也都有理由不回來山上拜祖先了。這次，有的是順便回來看看自己將要擁有的那一片山地。另外，國外的一時回不來，越洋電話也都聯絡了。

準備好的一堆麻衫孝服，上面還有好幾件醒眼的紅色。作祖了，四代人也可算做五代，是喜喪。難怪氣氛有些不像，儘管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么兒炎坤，和嫁出去的六個女兒是顯得悲傷，但是都被多數人稀釋掉了。令人感到不那麼陰氣。大家難得碰面，他們聚在外頭的樟樹下聊天，年輕的走到竹圍外拍照。炎坤裡裡外外跑來跑去，拿東西招待遠地回來的家人。他又回屋裡探探老母親。這一次，他撩開簾布，他嚇了一跳，粉娘向他叫肚子餓。大家驚奇的回到屋子裡圍著過來看粉娘。

粉娘要人扶她起來。她看到子子孫孫這麼多人聚在身旁，心裡好高興。她忙問大家：「呷飽未？」大家一聽，感到意外的笑起來，大家當然高興，不過還是有那麼一點覺得莫名的好笑。

么兒當場考她認人。「我，我是誰？」

「你呃，你愚坤誰不知道。」大家都哄堂大笑。他們斷續考她。能叫出名字或是說出輩份關係時，馬上就贏得掌聲和笑聲。但是有一半以上的

人，儘管旁人提示她，說不上來就是說不上。有的曾孫輩被推到前面，見了粉娘就哭起來用國語說：「我要回家。我不要在這裡。」粉娘說：「伊在說什麼？我怎麼聽不懂。」總而言之，她怪自己生太多，怪自己老了，記性不好。

當天開車的開車，搭鎮上最後一班列車的，還有帶著小孩子被山上蚊蟲叮咬的抱怨，他們全走了。昨天，那一隻爲了盡職的老狗，對一批一批湧到的，又喧嘩的陌生人提出警告猛吠，而嚇哭了幾個小孩的結果，幾次都挨了主人的棍子。誰知道他們是主人的至親？牠遠遠的躲到竹叢中，直到聞不出家裡有異樣的時候，牠搖著尾巴回到家裡來了。腦子裡還是錯亂未平，牠抬眼注意主人。主人看著牠，好像忘了昨天事。主人把電視關了。山上的竹圍人家，又與世隔絕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還未光，才要光。粉娘身體雖然虛弱，需要扶籬扶壁幫她走動，可是神明公媽的香都燒好了。她坐在廳頭的藤椅上，爲她沒有力氣到廚房泡茶供神，感到有些遺憾。想到昨天的事；是不是昨天？她不敢確定，不過她確定，家人大大小小曾經都回到山上來。她心裡還在興奮，至少她是確確實實地做了這樣的一場夢吧。她想。

炎坤在臥房看不到老母親，一跨進大廳，著實地著了一驚。「姨仔！」他叫了一聲湊近她。

「你快到灶腳泡茶。神明公媽的香我都燒好了，就是欠清茶。我告訴神明公媽說，全家大小都回來了，請神明公媽保庇他們平安賺大錢，小孩子快快長大念大學。」

炎坤墊著板凳，把插在兩隻香爐插的歪斜的香扶直，一邊說：「姨仔，你不要再爬高爬低了，香讓我來燒就好了。」他看看八仙桌、紅閣桌，很難相信虛弱的老母親，竟然能搆到香爐插香。

「我跟神明公說了，說全家大小統回來了。……」

「你剛剛說過了。」

「喔！」粉娘記不起來了。

炎坤去泡茶。粉娘兩隻手平放在藤椅的扶手上，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，露出咪咪的笑臉，望著觀音佛祖媽祖婆土地公群像的掛圖。她望著此刻跟她生命一樣的紅點香火，在昏暗的廳當，慢慢地引暈著小火光，釋放擅香的香氣充滿屋內，接著隨裊裊的煙縷飄向屋外，和濛濛亮的天光渾然一起。

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，粉娘又不省人事，急急地被送到醫院。醫院對上的一次迴光能拖這麼久，表示意外神奇。不過這一次醫院又說，還是快點回去，恐怕時間來不及在家裡過世。

粉娘又彌留在廳頭。隨救護車來的醫師按她的脈搏，聽聽她的心跳，用手電筒看她的瞳孔。他說：「快了。」

炎坤請人到么女的高中學校，用機車把她接回來，要她打電話連絡親戚。大部分的親戚都要求跟炎坤直接通話。

「會不會和上一次一樣？」

「我做兒子的當然希望和上一次一樣，但是這一次醫生也說了，我也看了，大概天不從人願吧。」炎坤說。對方言語支吾，炎坤又說：「你是內孫，父親又不在，你一要回來。上次你們回來，老人家高興得天天唸著。」

幾乎每一個要求跟炎坤通話的，都是類似這樣的對答。而對方想表示即時回去有困難，又不好直說。結果，六個也算老女人的女兒輩都回來了，在世的三個兒子也回來了，孫子輩的內孫外孫，沒回來的較多，曾孫都被拿來當年幼，又被他們的母親拿來當著需要照顧他們的理由，全都沒回來了。

又隔了一天一夜，經過炎坤確認老母親已經沒脈搏和心跳之後，請道士來做功德。但是鑼鼓才要響起，道士發現粉娘的白布有半截滑到上，屍體竟然側臥。他叫炎坤來看。粉娘看到炎坤又叫肚子餓。他們趕快把拜死人的腳尾水、碗公、盛沙的香爐，還有冥紙、背後的道士壇統統都撤掉。

在梓樹下聊天的親戚，少了也有十九人，他們回到屋裡圍著看粉娘。被扶坐起來的粉娘，緩慢地掃視了一圈，她從大家的臉上讀到一些疑問。她向大家歉意地說：「真歹勢，又讓你們白跑一趟。我真的去了，去到那裡，碰到你們的查甫祖，他說這個月是鬼月，歹月，你來幹什麼？」粉娘爲了要證實她去過陰府，她又說：「我也碰到阿蕊婆，她說她屋漏得厲害，所以小孫子一生出來怎麼不會不免唇？……」圍著她看的家人，都露出更疑惑的眼神。這使粉娘焦急了起來。她以發誓似的口吻說：

「下一次，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，下一次。」最後的一句「下一次」幾乎聽不見。她說了之後，尷尬地在臉上掠過一絲憊的笑容就不再說話了。

……選自《放生》聯合文學出版社,1999

賞析：

〈死去活來〉選自《放生》，最初刊登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《聯合報》副刊。作者黃春明，是台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作家代表之一，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。出生於台灣宜蘭，曾當過小學教師、電台編輯、廣告企劃等工作。他的作品擅長描寫中下階層百姓的生活樣貌，深入刻畫並剖析社會問題，反映出強烈的社會批評意識，如《青番公的故事》、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看海的日子》、《鑼》、《蘋果的滋味》、《莎哟娜啦·再見》、《小寡婦》、《我

愛瑪莉》等，從鄉村到城市，寫小人物的生活心酸和在資本主義下的困境，與外來文化對本土的衝擊影響。藉著對這些人物的反省和諷刺，表達出對台灣社會的深沉思考。近來，黃春明全力投入兒童文學的園地，編演自己的兒童戲劇，有童書《小麻雀·稻草人》、《愛吃糖的皇帝》、《短鼻象》等。他曾獲得國家文藝獎、吳三連文藝獎與時報文學獎。

本文描述八十九歲的粉娘好幾次瀕臨死去，而最終又活過來的故事。故事的鋪陳有些似鬧劇似的描述著：留著一口氣，坐著救護車回山上的老人家，在各地子孫大大小小五代四十多人的圍繞下，準備嚥下最後一口氣時，卻幽幽的醒來。眾多的子孫中，有的想回來分遺產，有的以越洋電話保持聯繫，小兒子坤炎裡裡外外來回招呼遠地回來的家人，好似一場團圓的歡樂聚會，而反襯的是回家目的——辦「喪」事。因「喪」而全家團圓的「喜」是第一層衝突，瞬時的冷清和回家熱鬧是極大的對比。兩個星期後，粉娘又不醒人事了，大部分的親戚都發出「會不會和上次一樣？」的疑問而藉故推託不肯趕回家。道士、香爐、冥紙、祭壇都準備好了，粉娘竟又醒來，一句「真歹勢」，是第二次的衝突，也是反諷極深之處。「死而復生」的「喜」竟以「沒死成」的「抱歉」二字來表示，真是令人心酸不已。

最後，粉娘以「下一次，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。下一次。」這一句句近似承諾的話，和著多少的無奈和血淚，凸顯出社會中老人問題的嚴重，以及親情關係的式微，值得我們深深的省思。

--品味時間--

1. 在這篇小說當中，試著以家住北部的「親人」為角度，說明自己不回家奔喪的立場和心情。再換個角度，以小兒子「坤炎」的角度，說明面對母親瀕死的心情。
2. 試著描繪「粉娘」在自己瀕臨死亡時的心情和期待？
3. 說說自己有沒有類似故事中人物的經驗，並互相分享想法。